



思想学术系列

方志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Local Records in China

卫家雄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思想学术系列

方志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Local Records in China

卫家雄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志史话/卫家雄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8

(中国史话)

ISBN 978 - 7 - 5097 - 2513 - 9

I. ①方… II. ①卫… III. ①方志学 - 中国
IV. ①K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1405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思想学术系列

方志史话

著 者 / 卫家雄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编辑 / 赵子光 赵 亦

责任校对 / 陈晓永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 5.625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字数 / 104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513 - 9

定 价 / 1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史话》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陈奎元

副 主 任 武 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 巍	刘庆柱
步 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总 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

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 21 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

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 13 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

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 200 种，每种 10 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东元

2011 年 4 月

目 录

引 言	1
一 方志概说	2
1. 方志的名称	3
2. 方志的种类	10
3. 方志的性质与特征	16
二 源远流长的中国方志	21
1. 方志的孕育	22
2. 方志雏形产生于秦汉	27
3. 地记繁盛的魏晋南北朝	34
4. 以图经为主体的隋唐五代	44
5. 方志定型于宋代	62
6. 方志继续发展的元明时期	94
7. 清代方志的鼎盛	113
8. 试图有所创新的民国方志	129

三 方志的价值	144
1. 隋唐方志	145
2. 宋元方志	148
3. 明清方志	152
参考书目	160

引言

方志——中华民族的瑰宝，在华夏大地上已历经千百年的沧桑。何谓方志？方志又是怎样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它的价值如何？不少学者曾经不遗余力地进行过有价值的探索。本书在融汇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作者的某些拙见，并尽量用通俗的文字，对我国方志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特点进行介绍。本书主要介绍方志的发展，但为了说明的方便，有时又不得不涉及与方志有密切关系，但严格说来不属方志的全国地理总志。本书述及的方志的编纂截止时间为民国时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地方志事业空前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需要另外进行专门的研究和介绍。希冀广大读者阅后或有所得。特别希望专家学者指出谬误。

一 方志概说

方志，亦称地方志，是 5000 年华夏文明培育而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千百年来，尽管世事变化无常，朝代更迭不断，但编修方志的工作基本上没有间断。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在留存至今的丰富古代典籍中，方志所占的比例不小，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旧时代志书有 8000 多种，约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

作为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方志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举凡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民族、人口、山川、津梁、关隘、名胜、资源、物产、气候、天文、灾异、人物、文化、教育、宗教、风俗……都为其所包容。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称地方志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赞誉方志是“一方之书”、“国史之羽翼”。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认为“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

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地方志”)

在封建社会，方志有“辅政资治”、“国史取裁”、“弘宣风教”等功能。后人概括为“资治、存史、教化”三种作用。也就是说，方志有助于统治者对地方乃至全国的治理，保存了大量“国史文阙”的地方史料，有利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因此，方志一直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

和任何事物一样，方志也有自己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要了解方志的历史，首先要对方志的一般知识有个概略的认识。



方志的名称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又名《周官》，其中的《地官司徒》篇说：“诵训，掌道方志”。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因此，至迟在战国时期，“方志”之名已见于文献记载。

那么，先秦时的“方志”是否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方志呢？汉代学者郑玄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梲杙》。”（《周礼注疏》）显然，当时的“方志”只不过是诸侯国的史书。但是，至少在用词上，后世的方志受到过《周官》的启示。

历史上的方志曾有过众多的名目，即使在同样的名目下，也有着朝代、年号、地称上的种种差异。这些都表明方志体例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显

现出方志成型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这些名目大致有：

(1) 图经

又称图志、图记。李宗潜《祥符州县图经序》说：“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玉海》卷十四）可见，图经是地图与说明文字的合称。

图经的形式起源甚早，可能春秋、战国时的“版图”、“土地之图”就带有文字说明。周以后，秦朝的《秦地图》、汉朝的《郡国舆地图》，都是带有说明文字的。但仍未用图经之名。在现存的《华阳国志·巴志》中引有《巴郡图经》的文字。可知东汉时图经的名称已经出现。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图经是当时方志通行名目。唐宋则是图经发展的繁盛时期。现存的《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残卷，便是唐时所作，也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图经的最早形式。唐宋时期的图经基本都由官修。南宋以后，图经逐渐没落，到了明清时已甚少使用。它的地位，已被“志”所取代。但并非已消失，个别地区仍在使用的，如清代就有《扬州府图经》。

图经刚出现时，经文（“载言”）的作用只不过是对于舆图的文字说明。但后来由于涉及图像以外的事物，尤其是人文与自然诸多内容都需要记叙，因此“载言”的分量愈来愈大，相比之下，图的作用相对缩小，出现了《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的现象。

唐宋时还出现“图志”、“图记”的形式，但细观

其内容，体例与图经并无多大差异。其实“记”、“志”与经文（“载言”）都是文字记载的意思。可见所谓“图志”、“图记”只不过是图经的变称。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吕大防的《长安图记》则是一例。其后，图经亦有称“图说”或简称“图”的，如民国的《青海图说》及宋《辰州图》等。

（2）记

《汉书·艺文志》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载，因此，后人编修方志亦常称为记。

记的名称似起于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而流行于魏晋隋唐，如魏张晏的《地理记》、晋王隐的《晋地道记》、梁吴均的《十二州记》、后魏徐之才的《宋国都城记》、隋代的《诸郡物产土俗记》、唐陆广微的《吴地记》。可惜除《吴地记》外，这一时期的州郡地记大多失传。宋以后，“记”的名称逐渐为“志”所取代。但北宋《太平寰宇记》以其丰富的内容、体例的空前完备对后来的志书有极大的影响，然而却用“记”之名。这也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记”和“志”意义都是一样的。清孙诒让跋《永嘉郡记》辑本就曾说过：“或称《永嘉地记》，或称《永嘉记》，亦作志。斯并文偶省易，谊互通假。”“志”“记”之名虽异，但并无本质、寓意的区别。这种不同，表明了一定历史阶段对于某一方志名目的时尚不同而已。

（3）志

古人称记事之书为志。《周礼》已出现“四方之

志”的说法。汉魏以后，以志为名的方志屡有所见。如汉陈述的《益州志》、吴韦昭的《三吴郡国志》等，是专记州郡的。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方志是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巴蜀地区的地方志书。而陈顾野王的《舆地志》、北魏阚骃的《十三州志》、唐李泰的《括地志》等，则是全国性的总志。宋元以来志（誌）的名目最为通行，也是方志载籍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种。自宋以后，方志在内容上，由过去的大多只记地理、山川、风土、人物、物产等方面，扩展到天、地、人、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体例上，由以往的芜杂不清，变成较为齐备和明朗的形式；各类方志以志为名者也在数量上居多。

宋元以后亦有根据不同规模和性质，冠以“大志”、“备志”、“续志”、“补志”、“新志”、“今志”、“小志”、“私志”的。如明《江西省大志》，清《乍浦备志》、《隆德县续志》、《梅李补志》、《肥城新志》，民国《汲县今志》、《南京小志》和《常熟县私志》等。

（4）传

传是一种以记述地方的人物与风俗为主的志书。多在隋唐以前出现。隋唐以后亦有方志以传为名的，但已非专记人物与风俗，而是与“图经”、“地记”性质相同的内容丰富的地方志书了。如唐《越地传》、《江汉传》等。清以前专记人物与风俗的志书今多已散佚，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散见于类书、政书、注文中的片段条文。到了清末民初，又有人撰著这种传，如

顾沅的《吴郡名贤象传赞》、马通伯的《桐城耆旧传》、徐世昌的《大清畿辅先哲传》等。

(5) 录

录有收集、记录的意思。与“志”、“记”并无体例、内容上的显著区别。但在方志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小。

以录为名目的方志，大约始于魏晋，如吴韦昭的《吴兴录》。其后各代也时有所见。如晋虞豫的《会稽典录》，后魏刘芳的《徐地录》，隋无名氏的《京师录》，唐韦述与贾耽的两种《十道录》，宋杨均的《海昌先贤录》、程大昌的《雍录》、高似孙的《剡录》等。其中《雍录》与《剡录》至今所幸仍有存本。清朝还有陈廷桂的《历阳典录》及《濮录》等。

(6) 乘

古代有“史乘”之语。孙奭疏《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时说：“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名为乘。”但方志取“乘”为名的，始于元于钦的《齐乘》。明有王齐、唐功的两种《雄乘》，耿定向的《黄安初乘》。清陈弘绪的《南昌郡乘》亦有名。由于“志”和“乘”实际上并无二致，故地方志也有概称为地方志乘的。但这种取法古雅的名目，在方志大家庭中却少得可怜。因为“志乘”与“史乘”虽都名乘，但志与史毕竟有别，多用了易使人误解。

以上6种，在历代方志中均可常见。此外，有些名目则凤毛麟角。如经、书、典、论、志科、谱、考、志余、补、补乘、略、鉴等。这些名目，或沿用旧史